



九谷集

雜文

番禺方元蒙章甫著



歸與難賦 并序

仲宣作賦尚爾依劉子山述哀猶然開府僕貧
狗五斗欲養無親家隔千山思歸何路暫棲淮
水時作越吟此邦興廢助我傷悲故國存亡求
之夢卜孰相憐而可語豈能悲而不鳴西南羈
客誰非行路之難山水琴心自有知音之聽時

丁巳秋八月也

嗟初生而有知兮逢四海之亂離家徒棄而不可
耕兮讀先人之遺書親日老而無養兮迺通名乎
上都顧懷拙而守直兮非時人之所娛旣抱關之
無吏兮効一邑之奔趨時事紛其日益兮馬步疾
而加驅生芻之不飽兮夜半躩蹠而悲嘶痛菽水
之不加兮百憂達乎慈闈臨北風而掩涕兮入箴
籠而無所之倏棄我而不我鞠兮呼旻昊而弗知
哀姊妹之不舍兮諸弟阻乎天涯五斗之養而不

得兮不如老乎故廬死生同此懷土兮魂搖搖其
安徂登高丘而回望兮烽火接乎南陲念五羊之
舊郭兮亦東南之隩區依扶桑之高柯兮首萬象
而光輝觀海波之不揚兮知聖人之在茲擁靈洲
之佳氣兮歎斯文之不衰昔尉佗之未臣兮煩陸
賈之說辭彼楊僕之樓船兮何似乎漢文之璽書
歷數朝之生息兮敦禮而明詩甲第聳其雲起兮
門十五而七衢田疇錯而沃肥兮桑麻之棻鋪時
長風之南來兮貢舶鳧泛而爭飛俗文而不頹兮

士女繁而麗都羌百川之朝東兮獨粵江而南趨
一朝而爲戮兮白骨縱橫而敝虧吹畫角於嚴城
兮寒月慘而且孤羅美人而教歌兮哭鬼雜而相
呼行行而過故里兮心迷狂以焉如尋崇臺及曲
池兮唯荒榛與芄藜秋風起於枯楊兮疑舊日之
笙芋狐狸疑我而怒立兮蒼鷗睇我而愁啼忽白
日之西匿兮燐熠熠而陸離髑髏而人語兮訴竈
魂之無歸歎百年之華屋兮一旦而他人居曾年
歲之幾何兮復存亡之不知懷骨肉而不可見兮

託征鴻而致辭迅奮羽於雲中兮徒頡頏而差池
彼羅浮之青鳥兮路險難而不來拾明珠而莫御
兮折珊瑚欲贈誰鯨吐波于日甬兮鰲鼓翼於天
池滯鯤鵬於涸轍兮扶搖欲起而待時日馳月邁
使我心憂我車我馬駕言行游北浮玄武南陟牛
頭東陵方攝西汎江流新林遠浦落鶩浮鷗臺城
古道衰草荒丘烏衣何巷白鷺空洲桃葉有渡落
星無樓南臺舊地禾黍幽幽秋殘故苑春零御溝
孝陵殿上野鹿呦呦呼龍虎而不應歎鳳鳥之難

留倚白門之疎柳聽烏啼之咻咻尋越城而不見
兮悵范蠡之深憂卷平吳之偉畧兮上五湖之一
舟獨悲吟於淮畔兮想朱衣之怨愁徒埋金於大
江之南兮山東起而國爲丘哀鐵鎖之橫江兮樓
船下而身囚曾破曹於赤壁兮秣馬于荊州臨五
馬之古渡兮憶江左之風流何一曲之後庭兮使
王氣之忽收彼魏文之虎視兮歎洪濤而狐猶江
漢東而不返兮感余心之悠悠望新亭而返轡兮
山風怒而皆秋搖雉亭之白羽撼卞塚之長楸過
方景之祠廟馬悲鳴而不留循板輿之來轍兮淚
淋浪於道周返空堂而撫膺兮寒蛩爲之啾啾泣
南陔之風樹兮歎去國之三秋兒女不知愁兮學
長干之里謳亂曰粵山兮嶽崕粵水兮旋折荔枝
洲兮荷灼灼素馨田兮江夜月臨南海兮眺蓬關
路不遙兮建德國與君兮心結柰何兮輕別

逸民賦 并序

余宰郟以前兩令逋帑降俸後各還籍追勘者
十年矣然例不調適豫省開捐復之令親舊交
勸曰吾鄉進士君俸最久例補吏部一捐可得
余曰是不足以觀命衆嘲爲逸民余亦自嘲戲
作此賦

惟陰陽之無涯兮生天地之悠悠前已古而後將
今兮遠億紀而近千秋余忽生夫此時兮懷夏王
之九州寄吾神於百年兮若東滄之一漚欲耕而

不能兮學辟穀而無由人食之而衣之兮覺妄得
之可羞歎斯人之同羣兮相顛倒乎中流由洗耳
而巢不飲兮亦堯水而堯牛何拘形而畫畛兮遠
跡于山陬身奚往而非客兮胡有乎去留不睨天
而偵命兮颯颯乎乘不棹之舟升沈其若一兮夷
險之無憂問柳下與東方兮肯攜手而同遊

昇平二十書

辛丑歲至長安欲上書值

章

皇帝大行不果今疾休之閒檢於散帙中三紀有餘

矣初心宛然不忍棄之

臣南海之鄙儒也順治十一年初應禮部試往來
於齊魯鄭衛吳越之閒見民之奸偽而困窮者幾
徧天下也竊有感於治平之學自以少小不急仕
進歸而閉關取古聖人治天下之道變通於今書
度夜思五年而得之今再應試伏惟
陛下堯舜之主也而今之風俗卽未能如禹湯文武之

盛且能如漢文之世乎臣以爲未也觀治者徵於刑措漢文幾刑措矣今未刑措也是何以故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言仁政不過五畝宅百畝田謹庠序申孝弟而已漢文時井田雖廢於周制稍近故收效獨易其後旣無井田教非孝弟仁政之不存者殆千七百餘年於茲矣雖唐太宗之明治不能如漢文蓋後世之所謂仁政者孟子之所謂仁心仁聞也非仁政也今臣敢以仁政爲

陛下獻能信而行之十年而吏習不少清民風不少厚盜賊不少衰訟獄不少息者請正臣以欺罔之罪三十年而不刑措者斷未之有謹陳二十事于後望採擇焉

陛下當屢而思良臣者十餘年於此矣今執天下之士而數之曰某也孝弟於家廉潔於鄉視人之疾苦如已

陛下必欣然願得之以爲臣矣又曰某也學博而才富文章如古人

陛下必曰是史職之選也又曰某也工試藝如規如矩如律如呂

陛下未嘗不以小技目之及取人則不然選庠士以試藝鄉貢士以試藝舉進士以試藝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師教其徒皆曰試藝

朝廷之所重也語之以古文章則曰是不足以取富貴語之以德行治術羣以為迂其甚者一選於庠輒自矜大傲宗黨凌孤獨走勢利一旦鄉舉之禮部舉之遂居然為民上矣及其為民上又盡棄其

陛下

試藝而責之以行何責者在此而取者在彼也

之於百工以此用之即以此取之至於取士何獨

不然豈重士不如重百工而治天下不如治土木

哉論者謂選行而巧偽出不如選藝姑取其秀者

而徐試之以官嗚呼官可試哉以官試之不如試

之而後官也臣愚以為先選其藝名曰藝科其後

有行者鄉鄰保之教官保之縣令保之名曰行科

開有通古今具史才者名曰文科文科而非行科

舉進士後入史館纂修不官藝科而非行科舉進

士後放歸不官官必以行科使天下知非行科雖文科且不官何有於藝藝科後十年不得行科者黜之未及十年而先舉進士者聽補舉如是則天下輕文藝而重行始行之或飾行久之將實行不然將不知行以不知行之人而官之民何罪哉三代之教也有其實其後之教也有其名今也并其名而無之矣三代之時鄉遂而下皆以鄉吏主教德成爲賢才成爲能獻其書於王王再拜而受而後官之所謂實也其後不能教待其自成而舉

之曰某也德某也才人猶向其名也今之教官以養衰庸耳日與諸生爲市耳督學者較試藝之工拙而高下之耳條約具文耳學者耳不聞才德之名謂之無教可也今宜選庠士之有文行者教官與縣令保之遞以上聞籍其名於部遇教官之缺次而用之教諸生以德行次以治術察而舉之視所舉以定黜陟未有不得人者也併贅員之訓導去無用之廩膳以益其祿亦足以代耕矣周制內有鄉外有遂鄉之所置五家爲比比有長

視下士五比爲閭閭有胥視中士四閭爲族族有師視上士五族爲黨黨有正視下大夫五黨爲州州有長視中大夫五州爲鄉鄉有大夫遂之所置五家爲鄰鄰有長五鄰爲里里有宰視下士四里爲鄩鄩有長視中士五鄩爲鄙鄙有師視上士五鄙爲縣縣有正視下大夫五縣爲遂遂有大夫是皆鄉吏主教不掌刑政者也其時天子諸侯分國而治故詳且理後無井田因無農兵舉教天下之法而廢之漢去周末遠文帝以戶口置三老孝弟

力田常員鄉老嗇夫皆百石故人榮之正人出焉近之里正以供役耳徒隸視之耳於是里之內無主教之人父兄不能教其子弟則有司無與焉力役不平訟獄不情盜賊不息皆由是也今宜令五百家自擇一鄉士以行科之庠士主之選耆德而助之頒以條約教民婚禮使之不費教民喪禮使之不鬼教民祭禮使之不慢爲優爲娼爲盜聞於官又爲之解爭爲之勸睦縣令歲察其賢者薦之遞以上聞舉而官之而後民有教也

百畝之田使一烏獲耕之未有不荒者也使十庸夫耕之未有不易者也今一縣而一令雖有丞尉不使之理民訟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今有若無也試舉能令而問之曰戶口幾何必不知也孤寡幾何必不知也善惡幾何必不知也三者不知何以爲政今宜增設縣丞分方而治以他省鄉士之舉而官官而賢者用之旣知其賢則其理民訟也無不平何用禁之哉至賦稅多者宜分其縣爲數徒苦之而終不可理無益也

古者一夫授之田宅於是乎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假有無田宅之民聖人將哀憫自辜之不暇而忍役乎哉今征地者古之粟米也征丁者古之力役也夫無田之丁竭一日之力求一飽而有不得其可役乎矧稅之乎矧稅之矣而又役之乎且丁之弊多矣有兼數十家之田而無一丁者矣有無一畝之入而有丁者矣方拮据而輸丁里之力役又從而呼之而豪強之家安坐其寢貧弱之民奔走不休所得而役者一二安分之良民耳役之不

休此流亡所以日多奸宄所以日起也臣愚以爲無田者宜勿征其丁一夫占田五十畝而輸一丁餘夫十五歲以上占田二十五畝而輸半丁田不足者計其分數而征之有餘者計而倍征之每歲里長計丁列冊以報編審可無用也其丁錢留於官以僱役州縣官以其地之衝僻計一歲之常役先報於上餘而後解衝者不足撥協於僻雖損府庫之萬一而天下之窮民終歲得盡其力安居而足食盜賊不生兵革不試所得者不已多乎井田

不可復矣天下始有窮民今爲窮民計止此耳此而不行其不得所者亦不少矣

記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荒歉陰陽之數也及至而後圖之雖有神聖無能爲矣今令各州縣每畝捐穀二合以爲本春借秋償取一分之息十年之後雖荒不爲患矣至幼無父老無子與廢疾而無養者一里之中亦無幾耳官有一年之息穀可以半賑之

每見夫爲藩司者督賦稅耳其所謂承而宣者無

聞焉今欲興教化舉賢才則總之者藩司也一省宜設二藩而後覈之也詳且精臬司於大獄必覆讞而後成囚人在刑朴之後羈縶之中走數百里飢勞愁困攻其中暑雨風寒攻其外死者亦不少矣一省亦宜設二其無用之守巡道可盡去之至兩省相接之地奸民出沒逋逃其弊易滋宜設官兼轄之易得而理也

陛下之所以貴爲天子者非賴斯民乎所以富有天下者非賴斯民乎親斯民者非守令乎任之如此其

重選之其可過輕待之其可過卑乎如設行科則選之不輕矣今初舉進士者不得部曹而爲縣令則黯然矣郎中之遷也不得監司而爲郡守則太息而之官矣彼見夫新進史館者非有積勞也非盡異才也頃刻之遇而得之耳遂使郡守如幼之事長郡守久任累遷職列四品宜如是哉何有於縣令哉又中書行人之屬三遷而爲郎中及郎中之出守也遇中書行人之爲使者不得如監司之禮縣令品秩等益母論已待之不其過卑乎雖非

係乎榮辱然守令之不如古亦可見矣唯自見其卑耳烏知其任之重哉臣愚以爲守令非遇統轄之官非卿以上不必以手板相見又縣令迎送督撫宜得比教官鞠躬之禮免其長跪道左以別於異途之佐貳存古人重守令之意所以養其氣勵其心知斯民之重託其不自愛者亦少矣

古者之官不求富其後富而掩其富又甚而耀富更甚貧而飾富今之之官者侈輿馬奴僕動數十人或數百人無者以爲恥稱貸而重息甫至官而

索償者接武而來矣其一日之入不足爲一日之出求其廉也不亦難乎臣愚謂宜以品級限其奴僕之數多不過十人例之所在不以爲恥其他類推之教之以儉民之受賜者多矣

有爲貧而仕者及仕而愈貧不可不知之孔子之所謂體羣臣也遠方之人候官於都稱貸於人以三爲十三月之後以息爲本守數年而得一官債每以千計矣人情易貪况逼之以不得已乎臣愚以爲可免其至都南北之人各選近省無財者易

以營措有親者易以奉養不至逼而爲貪墨何不
可者如謂慮其衰老廢疾而不能驗何如將遷而
使巡撫驗之如謂恐其變故而稽期也則陞員亦
必在都乎

地之未墾者多矣細民之力不能及也軍流之有
力者可令其墾而居之猶然去鄉也墾地多少高
下其爵而不任雖四品可也爵而任之雖九品不
可也臨民之職不可市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不知孝而可治

者未之前聞今之民有父母生而不養者及其死
也有草草而歛草草而葬者有置之而不葬者有
家不設主有設主而塵穢積之數十年者豈盡無
良亦上之人未之教也又寢設四代主易世改題
而遞遷之四時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禰今薦紳之家多不知者遑責夫民臣愚以
爲宜頒以條約令鄉士家諭之民將興起於孝訟
獄少而盜賊息由是始也

社土神也稷穀神也民之安處而粒食者賴社稷

也而忘其本而失其報將有親而不顧有德而不知不知德不顧親且去禽獸不遠矣至山川法神不憚千里而禱祀之挈妻引子呼羣結會走道路失農桑尤患其相結而爲亂也臣愚謂宜永禁春秋不祭社稷者罰之

爲僧道士者豈盡知禪而學鍊者哉游惰失業居其一奸宄潛藏居其一愚迷相逐居其一是三者吾教之罪人也亦彼教之罪人也浮屠不三宿桑下丹家守神辟穀皆與市井不宜臣愚以爲此等

宜於僻地擇寺觀居之爲之立師不堪入教者悉反爲民戶口增而田畝辟矣

白金適於用如布帛菽粟然不能一朝去也黃金止可爲飾而世尚之夫尚之則用必多用多則必乏乏則其值愈高黃金之一白金之十是以匹帛而易寸錦石粟而易片修求其不飢不寒不可得也又久而必壞者珠寶也去而難積者錢刀也貴其必壞費其難積棄中人數家之產而爲一釵一珍之罪不可長也臣愚以爲飾器用黃金者宜罪

之下令曰舜藏金嶠巖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有採珠寶與市者刑無赦

地不墾因於民不農不農者非盡游惰也僧道去其一商去其一工去其一古之百工備器而已今漸而競巧一器成不知受其飢者幾何人矣臣愚以爲雕鏤之工疾令改業器不得市

今之優人力能與士大夫抗以其爲權貴之所狎也由是羣而羨之父率其子兄引其弟登善謳之門託之爲徒上之可以得勢力下之可以得溫飽

是奸民盈於城野閒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優人兼之矣臣愚以爲宜盡聚其曲焚之習之者重刑庶乎其可絕也

畜娼者人皆恥之井市以之爲詈乃有人恬然爲之豪富之家利其重息而貸之金月取給焉不自知其鄰於賤也男女異路聖人之治也今縱無恥之民鬻良民之女誘之奸以求利豈岐豐鄙洛之都所宜有哉

各省之兵將剋其餉而虛其數縱使大吏歲時點

閱能去其弊乎將難之也臣以爲去其弊無難也
兵所防者州縣之地也今令州縣官募土兵與將
驗其勇技而籍之則數不虛餉出於州縣解於藩
司發於名營何如使州縣官自給之其將欲攘而
剋之也稍難然武臣多患貧遂以私丁充兵而得
餉於是使令有兵防禦無兵甚者私丁非壯丁又
甚者無丁而冒丁皆其貧使之用之亦宜恤之也
今宜自總兵而下許畜私丁多少爲差不令之過
初任率就提督點核書其姓名年貌充入兵額非

時稽察遷調之際此去彼來則兵常足而餉不虛
矣

陛下所欲得之以爲將者非以其膂力之過人忠義之
許國乎膂力過人者千不得一焉多老於畎畝而
已當使里中舉之橫暴刻忍者不得與焉州縣官
聞於巡撫畜之於將列而練習之才成而用忠義
之勇者於是乎出其勝於設科而濫額無行者遠
矣

諭江寧人民

江寧凡縊溺死者總甲卽報縣縣卽行察役蠹土
域誘挾其親誣訟富人動至家破今後總甲非殺
毆死不得擅報縊溺死者其親若不欲告理殮葬
聽便

余宰江寧時收總甲報縊溺死狀存之不行久
之死者之親始告動引多人誣者過半縣讞不
遂越控於上反覆經年破家後一息狀便了其
由在報縣後胥役知其事與里中奸宄相連結

誘其親以利且威劫之黨多機毒時久計深其親不自由也究無所得利盡入他人余以其故申督臺阿公奉檄兩江臬司勒石永禁總甲舉報半年間命訟頓少不得吏意關通沉置不復勒石余亦遭憂去後於郊城驛館白兩江總督傅公深以爲然許返署查行未幾而傅公逝矣利之所在變之誠難恐數百年下猶今日也後之官斯土者其留意焉

丹亭詩自序

天地渾濛山川盤錯古今寥杳形象蠢默至情觸之益生吾情生之不已則有聲聲則有大小短長紆疾上下之節儵然而成辭谷風入林禽啼獸嘯雷雨怒發洪濤崩拆拊髀鼓腹自成曲章金石管絃無所用之惡知其爲詩耶吾知吾情而已僕年十六時哀樂喜怒能自表吐留詩自是歲始次而錄之聊自娛焉

丹

建德國記

朱衡告於方元曰衡也昨觀日於扶胥之口遇一
叟坐長松下神氣溢體不類俗人揖之語問姓名
不答祇曰子言動若儒者亦盡讀書乎曰書烏能
盡讀未經秦火者無不讀也曰曾有言建德國者
乎曰莊周書有之且爲之述曰然則余之所游者
其是也夫曰路何由曰路則余不知也前歲之上
巳余垂釣於南海有巨艘艤岸二青衣童子向余
曰吾國君聞先生名願迎相見因見艘上所載指

問二童曰是何器曰此周公所製指南車也海行必載之余欣然就焉行至翼旦遙望一島林木森蔚須臾維舟行數十里人皆古貌至一處茅屋數十間二童曰當白吾君頃出迎者葛巾布衣乃其君也相見笑握手不大揖讓席地坐其君曰吾本越裳氏先人見海不揚波三年知中國有聖人朝於周周公賜以指南車後秦亂先人不忍與處遂來此國國古名建德與越裳同俗國中人以吾先人能述三皇五帝之舊因曰吾國亦當立君能教

我者君我也遂君吾先人此國不好貨不與中國市人無知者國人常改服至南越歸言至今士不賄關節取科第宦無權奸蠱君毒人天下關吏遇廣州商信無私匿不事搜詰其不出鄉者益樸魯然自尉陀王後秦人來處失其初俗遠矣聞先生能如古人故願邀見出饌三具酒三行留旬日見其吏民來出入無將命吏多言我不如某位當在我上民多言某有道願奉爲官餘事多類此余欲遍游國中求外假館其君曰先生未知吾俗乎公

作而不私藏不尚工巧物浮於用衣食任取無不給者惟先生所之余行國中數月良然見人有扶老者行數十步更扶之問曰何親曰不識也老者行當相扶耳見哺孩者問曰何親曰里人之子也里人去三月矣留子我爲哺之其他如此者不能盡數居一年其君曰吾先人君此數百傳矣吾厭爲君先生其吾代余曰君何厭爲哉中國以征輸賞罰爲治富而威人爭爲君淡泊者厭之君國征輸不行賞罰無用君卽民也何厭爲哉且余行久

思歸其君不能強以舟送余且約曰明年春再迎先生衡欲俱往與元約及期有海寇不果逮平訪之鄰人曰叟以役重挈家去不知何之意其欲長子孫於斯國乎悵然歸爲之記

朱衡字少平與元爲古之友嘗相對歎謂今友多而古友少何期衡遇斯叟元因聞之是亦友也何必相識

自記

鄉學家禮序

鄉民尚忿無宿昔睚眦所爭祇毫末或語言相戲
抵奮臂執挺刃鬪至死不悔俗之不和無過此者
不和生於不愛不愛生於不孝弟不孝弟生於不
教夫教非朝講而夕論之也爲子弟見其父兄之
於親生未嘗養死未嘗哀遠未嘗祭視其親幾如
路人矣旣路人其親將何以視路人母惑乎其相
待如鳥獸殺則殺之而已古之鄉魯附庸也去聖
人之居不甚近哉豈其習自古然母亦歲移而時

易之以至此甚也風之行自士大夫始士大夫而孝弟是尚下焉者將有趨之者矣士大夫之不講下將有甚焉者矣朱子家禮書士大夫力能備舉之若取其意雖小民可也但時代已遠稍有不合又其文近古不便淺學余取而刪集之因時之宜就俗之便易以俚近語分爲四篇一曰宗法一曰祠寢一曰喪禮一曰祭禮願與諸生習之郊民秋後每挈妻子就食他境多舍其父母問其故無以對也嗚呼改之親死多裸葬問其故曰貧不能棺

也嗚呼勉之家多不設主問其故不能幣顯者而點主也夫禮無點主不知何始今達天下矣點之奚爲哉過墓思哀目觸之也主不設則無以觸而生慕慕之不生孝弟幾乎息矣非諸生先之而誰先

募修郊學文

三教興世人以婚宦故不能捨孔子語自附爲儒
見不婚宦之徒輒高之復以此自卑因而卑孔子
孔子之言隱非悟者不得其奧遂以爲如世俗之
解而止于是聞死生之說而怖聞不死之說而喜
郡邑井市中雄寺華觀時修而歲飾者豈其徒之
力皆卿大夫倡之而羣民和之也假非列代設學
校聚師儒將無復有廟孔子者弟子從師習誦記
父督兄勸爲干進計其學試藝如優孟抵掌作孫

叔敖談語畢則卸衣擲冠復爲優人能悅人者上天有文昌星其神或降爲人相傳十七世爲士大夫卽有之而風度髭髯未必世世如一也士人以星名文昌必能昌吾文爭美像而祠禱之又登科名者曰魁目其字而心蕩久矣適有星名魁倉頡造字時偶以鬼倚斗士人曰是星殆能魁我求則得之不求將失之也肖其字形作面貌手足稽首恐後甚者思入夢擇利地立高閣祝告祈賽不絕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使僥倖者廢然去毋惑乎

其庭無人焉此聖道之所以不顯也不顯然後見大郟邑學舊在城內地震傾圮後遷於郊未成今欲復舊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爾多士去聖人之居未遠也豈猶夫人之見哉當有起而任之者

覆撫臺佛公

奉憲行詢有何良法廣積糧儲爲有備無患之計
此山左之幸也敢以愚昧所及者陳之按朱子社
倉法初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借貸收息歉蠲
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四年所得息米除
六百石還府見儲三千二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取
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但其法設倉於社五十家
推一人爲社首今社學久廢社無正人社倉難設
且無米本故知其善而不能行然可做其法而變

通之今計大州縣有地數百萬畝中縣亦有百萬
餘畝小縣亦有數十萬畝於收成之後每畝借穀
二合大縣可得萬餘石小縣亦得數千石以爲倉
本春借秋還取利一分以一千石計之十年之後
可得息千餘石將原本發還借利仍前又十年後
不取其息止收耗米如遇荒年且賑另議然以州
縣官主之恐役有侵蝕之弊官有借用之虞收放
不善將類青苗宜擇殷富長厚衿民數人分主之
三年加以獎賞人必踴躍從事以百畝之家纔借二

斗後仍還之爲力甚易一分之利比平時稱貸甚
輕便民以民主之以官察之可久無弊唯候憲裁

又上佛公

今州縣人民皆願每畝捐穀三合入倉備賑更有愚昧之獻夫極貧之人雖非荒年仍爾缺食今倉穀必出陳易新若止行春借秋還之法極貧之人歲無一入官慮其不能還也必不借以自取累是所借者非極貧之人矣夫有數千之穀而極貧之人終歲不受一粒之惠豈仁者之心哉竊謂常平之倉名存而實失久矣常平倉之始也自漢耿壽昌立法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

糶以利民故名常平今增價不必議惟減價而糶可以利民每年冬春之交穀價比夏秋必加彼時將倉穀一半糶於貧民比市價減二分貧民甚便市值因之不騰更便又春時無積之家稱貸輸稅息多至十分獲麥計償其餘無幾今以所糶穀價貸之完稅令其至秋償穀計一分之息以其息盡散之老無子幼無父與廢疾之無養者不責其償餘一半行朱子社倉法庶可永久唯候憲裁

答僚友書

足下約謂張真人於郊似不宜出足下口也君子一動足焉或以爲智或以爲不智可勿思歟昔崔浩師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言於魏主起天師道場魏主何如主也浩後戮身夷族假使天師在無如之何況其苗裔將慕其人而及其嗣耶足下官洙泗之鄉數年矣周公孔子之後何漢漢也將利其符呪耶天師之家當無疾人矣天師之鄉當無凶歲矣未必然也符呪奚爲足下信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疑耶疑信半耶

重修郟署土地神祠記

新祠成吏請設像余曰像非古也且陋昔之功德

及人者沒而思之不忘貌其生平而俎豆之像之

可也神之在土地者孰得而像焉神有降而為人

人有沒而為神於山川城隍土地有所憑焉初無

定形也而何像神之變化何常之有豈一像而終

古同之神以所及為司奚天下而一像為神盈天

地閒中霽門戶行竈皆有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像之將泥勾龍配社柱棄配稷猶

未聞有像之者也况其他俗之事神者因其封號而飾之章服世人以耳目所習望而生敬畏唯土地神面貌冠裳如鄉里耆老然人從而狎之優人以之爲戲彼惡知哉神之照有遠近因以爲差此天爵也非如人爵之可倖也人有位爲宰相而慧知不能及一家者矣而人尊之者以冕服與人殊也下至一命亦皆有表而謂神反不若此且其神能掌縣署將助縣令明聰使賞善黜惡辨冤除禍令而不令將降之罰必其喜可庇其怒可懼其光

熠可仰而不可褻惜乎人不得而見之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謂鬼神有情而無狀非也不知其狀將不知情或失則慢或失則諂否則以氣爲神以虛爲神以虛氣合爲神神之不知而何以知天不如設主

輒之不暇而所以賦天不暇對主
 矣則節否限以原為輒以盡為輒以盡原合為輒
 辭而無悲非也亦賦其悲然不賦辭也夫賦對也
 原為輒對原為變長對賦輒之辭賦謂原輒亦
 賦而對而不可變對乎人不辨而見之必是田辭

推惠田記

郟城古郟子國也為魯附庸終春秋之世僅兩來
 朝不從會盟征伐僻處自守不然其何以為國哉
 今官此者秫垣草屋繩樞蕭門民可知已其貧者
 居無門臥無榻寒日無兼衣夜不被赤子體無尺
 布終歲作稗飯雜野菜過半甚者茹樹皮及草秋
 後逃千里外就食夏收始歸余生粵會地沃而人
 勤凶歲無餓殍里中百家一二貧人耳及宰江寧
 設賑始知吾里之貧者非貧也擬請行朱子社倉

法遭憂去官後非宰鄉又安知人之貧更有此極也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巡幸至於三吳經郊見城廓廬舍想藏

睿懷二十四年以水災免田租之半二十五年又免

半民得以不死至二十八年

巡幸兩浙縣民無遠近老者扶杖婦人襁負偕少壯

伏迎大道上躍踴呼

萬歲二十九年租盡蠲民益得休息巡撫佛公莅保東

邦奏請從民願每畝捐穀三合貯以備荒于是鄉

收穀二千九百石有奇余告百姓曰爾向之逃苦

老稚奔走者慮年飢無食耳今已有穀如飢當發

爾其勿逃盡力耕作百姓莫不歡呼唯唯旋念民

有老無子幼無父及廢疾而極貧者歲無豐歉均

於不飽至於窮冬內飢外寒其何以堪久思恤之

而百貨仍頻力有不逮近年私幣不交又數百年

來陋費辛未計吏一旦除去余償負外稍有餘俸

使從而私之官之利耳民其何與遂捐金市田三

百畝以給無告者冬至後一月之食名曰推惠田

使民知各憲之惠我者推而惠之也自計初作令
至今十有九年矣同時僚舊升沈倏忽而余以前
令逋帑不調憶始至郟時民之幼者今已抱子
矣強年者已斑鬢矣父老子弟漸如里黨官民之
間情輒勝義矧茲朶獨其能恣然倘幸而安身竊
祿年又年年將思廣之且以望後之君子焉

上當事乞休疏

元三月得疾五月乞休屢奉駁檄將謂疾非垂危
不便請乎是必將填溝壑而後可去也是山林之
下無養疾之吏也且元非子子然欲去者人情不
厭卑位將以求高也否則求利也元初宰江寧後
宰郟城凡二十四年矣以郟前令逋帑永不得調
向之爲郟令者不過任一二年皆負公賦破私產
辱身名苦妻子元拮据以免罪焉而已矣欲去則
去之早矣而不去者以人生天地中不宜獨安逸

當竭心力爲天下謀萬一孔子之所謂不仕無義也今病矣可以去矣禹曰生寄也安見夫家之非旅耶即使死官守例得予恤驛棺而歸何所不可無如筋緩力耗不能馳策以七省之衝一病吏焉偃臥其閒勢所不得惟憲察之

淵明爲彭澤令督郵至不欲折腰即日解印綬去此風至何代而變也嗟乎不可考矣

自記

示鄉里後生疏

余九歲學試藝至十五六便能作宋儒理語試輒第一人見知者皆當世名流也鄉薦後名頗聞海內然竟不解四書爲孔孟教人者中夜追思常發大笑至二十間有朱陸不同驚曰世亦有人敢異朱氏者于是取性理書觀之信者半疑者半復置之少時好詞文見蒙莊隱現變化之狀屈宋比喻託寄流連之思如身入蓬島中不復能出諸子百家書漢至唐詩歌從吾意而短長之直欲與賈傳

曹王齊班抗揖幾逐江河而忘返也殆哉三十餘時見學三教者相是非皆淺陋不足聽因取釋氏道家言探其旨之所在歸而求之吾道異中得同同中得異靜思動觀如是者數年一日有得於格物之義孟子後無語此者偶憶宋儒言向之疑者終不合於吾心吾心合者是之不合者不能是之也繼爲祿仕日與事遇反以自鏡究無出於吾所謂格物者晚著環書多非前儒所道乍見者疑且以俟千載下謂之無聞不可焉假余非幸免天死

則不免爲天地棄人矣今之學者卑者期進士高者期名士苟恍惚於作者之徒則羣望之若仙而其人亦友古奴今以爲千秋不朽之譽成矣安知夫憤憤然其若夢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余今老矣而未之一得爾後生其惟余之鑒哉

大宗祭田記

元向自江寧歸去鄉六年見一水焉曰元昔之所
溯游也見一石焉曰元昔之所盤桓也見一樹焉
曰元昔之所婆娑也况於宗廟丘墓乎今去鄉
十六年疾休而未能歸田宗廟丘墓入夢而已矣
族人來者言及老者存十之二三矣言及強壯者
皆白首矣言及少者面不相識矣今之幼而弱者
假得相見將言新而不言故用禮而不用情幾如
路人矣因念元之子有居廣者有居蘇者蘇之後

人及長而後能歸拜 宗廟省 丘墓族人幼不
同嬉祭不同列宴不同酌視之益如路人矣夫其
始同一父母久而不免如路人言之而不勝惻然
者也 大宗者禮之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元宦
薄不能如范文正設義田贍一族今以田百畝入
大宗祠遇祭之日族人爲元居蘇之後人備豕
一羊一而助祭焉又念元 曾祖達和府君同
曾祖妣關氏葬於大福 祖考雲興府君同 祖
妣蘇氏葬於橫岡 考正菴府君同 妣何氏葬

於大福皆與 大宗祖墓近墓祭之日族人遣從
者爲致一牲之薦使元居蘇之後人知元 三代
之丘墓雖有居廣之後人而一族皆爲可託親親
之誼千萬年可也田所入之餘每歲盡給族人之
貧死而無以爲殮葬者庶幾他日之族人猶知有
元也知有元則知元居蘇之後人也則尚未盡如
路人也

廣歌堂記

八方之歌詩者唯廣州音韻最工悠長婉曲得三百篇溫厚和平之意故廣人詞賦多與古近吾朝夕於歌一歌之羣兒女和之以是爲娛將終老焉及居於蘇初慮廣歌之不傳也不數月見羣兒女皆能爲蘇語與鄰里童稚話亶亶不休方知生蘇而爲廣語將亦猶是也願後人毋忘焉不忘廣語則不忘廣歌不忘廣歌而可忘廣之宗廟丘墓乎是則名堂之志也夫

畫像自贊

亦牛亦馬非惠非夷志在斯民辱身爲之身之旣
辱何愠何喜昨宵夢裏垂釣桃溪蛻彼塵服綵霞
爲衣童頭赤腳來時如斯

神告形文

昔者余也乘氣而之值爾形成頗與余宜數至運
會于焉宅居維爾之形波目峯眉深息長聲白哲
丹肌及爾既長余發爾思遂不我與耳目是追相
如雅步宋玉微辭春游秋獵馳控如飛雲英月華
吸光孕輝噓章吐曲織女成機文凌何賈辨折秦
儀放志娛情日月其馳幾希載我溯流忘歸終不
余勝潛覺爾迷發我無聲數爾昨非爾乃知余如
君如師披彼重帷相見依依余亦慰爾歸也何遲

九谷集 卷五 聖
未與余一旦唯余隨余行爾行余趨爾趨爾曰唯
唯朝斯夕斯世盡爾識知我其誰我志未行爾也
遽衰始必有終會與余辭爾去莫留余長在茲撫
別叮嚀謂爾之知爾迺不知余復何悲

九谷集

環書

上篇

番禺方元蒙章甫著

九谷子曰昔者天地之終也陰陽之吸噓於混沌
者不知其幾何時也畜之久而天地成又久而人
物生斯時也其如人之蒙乎上有神皇下有扈民
知識不鑿語言不支他何有哉書契之作其不得
已之時乎及伏羲沒而共工亂矣甚者神農猶在

而夙沙叛矣又甚而黃帝戰榆罔於阪泉三戰而後勝之矣戰蚩尤於涿鹿合諸侯而後擒之矣今之所謂上古者其天地之衰耶至於唐虞人性難乎復矣堯舜於是乎起而防其心故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善養苗者去其害苗者而已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善養性者去其害性者而已其教之始乎傳乎三王禮以一之樂以平之政以率之刑以佐之帝王不代作人心橫行至春秋而極臣弑君子弑父孔子出

而憂之憂而無位退而立教其旨不遺事物而性命存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言天道不離陰陽言人道不離仁義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明精一之旨以格物明善爲先而要於誠明執中之旨而求諸庸故其說通乎高下上士可以達天下士可以守已聖主可以無爲庸主可以無過性命之源死生之故藏於易繫以待悟者曰莫我知也夫至於今疑者未之知信者亦未之知也然百代皆奉之以教乎庠序非以其持世

不能須臾去哉老子之教主於神以無言道以柔
應物以無爲治天下不開天下之智則不流於詐
不開天下之文則不流於僞思玄同之風而不可
得也故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一於清靜
天下不擾然惟能全神者因道而應可以治身可
以治天下否則以不事事爲無爲身與天下交廢
故未久而莊周之徒已大失其傳後之丹家竊而
師之皆非其徒也佛知心之妄無盡也生之苦無

窮也曰不如無生於是而棄夫婦又知夫死而復
生之故以性本無我自體自用名之曰智體用有
我我智非智名曰識神識生之根也生皆妄也能
寂然如性之本然反識歸智以照諸妄非我能照
非我所照照一由彼則神無用而妄卽真烏乎生
哉夫上有堯舜下有巢許人各有志不可強也誠
欲學無生者則其教至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聖人知生生之不可已也謂無夫婦則無父子兄
弟因無君臣卽使形生絕而化生復出矣故不忍

遺世世之人皆父子兄弟夫婦中人也無君無臣不能一朝安也而亦奉無生之教奚取乎哉又其愚者非學無生也以天之與神人之所尊也而佛卑之夫卑之以其有陰陽也而愚者以佛既尊乎天與神則降祥赦殃必有大權其性至慈白罪而免羣而諂之幾徧天下其爲名僧者貌佛而非佛猶名儒之貌聖而非聖違責夫愚者哉孔子先知之故顯神於易顯性於仁義時一於易則神不虛心一於仁義則性不空性也神也猶方員也易也

仁義也猶方員在規矩也天人之因死生之狀由是而自悟後之學老佛者不能窮聖人之奧而學聖人者不能窮老佛之奧且不能自窮聖人之奧見夫老之言神佛之言性智過人者不舍聖而之老佛者幾希矣其不舍焉者止循循乎聖人之門牆而不入其室而尊耳貴目者信之而不敢疑止之而不敢進吾何望哉聖人之教人也慮其躡高而馳遠也故不明言之欲其自得之明言之跡也自得之悟也及老佛明言之矣天下之人無不信

矣於此之時復不舉聖人之所不欲言者而言之
使慧知聰明者相引而去之留一二趨尋步尺之
士吾道其孤哉

或問曰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詩云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其則不盡是謂無物是故君子先格吾物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主敬者將念之而不失乎曰是繫獼猴而止
之也止之久而苦之將病且死焉有憶有忘心之
常也未有長憶而不忘者也是故能敬者存心而

無心曰既存其心烏得無心曰藏千金於匱未嘗
矜而懷之也主人之歌笑自如也行臥自如也飲
食自如也或窺其匱斯防之矣無他知千金之爲
重無不覺也吾之性豈千金比哉患不知耳知而
不覺者未之有矣是故主敬者必先格物形色物
也形形色色者性也格物也者孟子之所謂知性
也知性之始知性之終知性之無始而無終復夫
素者精爲輿而氣爲奴受夫染者精爲獄而氣爲
盜具之者魄發之者魂運之者神充之者身宅之

者心矩於道者心之功也放於欲者心之罪也功必先知之罪必先知之知道而循知欲而遠是之謂存存之又存敬之至也將存之而又守之是二心也

或曰心其有形者歟情與性其無形者歟曰有形之心性情宅焉借以爲名豈惟性情有意有思舍性與情及乎意思無復有心不數月則言歲數月則不必言歲也曰然則性與情意思爲四歟曰非四當其爲性無情意思爲情意思時則無性曰若

是則天下之惑起矣豈有無性之時乎曰有人焉方其靜也儼然於几席之上其起而行也卽是人也几席之中無復有人焉忽醉而狂狂而舞亦是人也及其止也儼然於几席如故也是故情意思者性之動也性者情意思之靜也方其靜而爲性萬卽一也方其動而爲情爲意爲思一卽萬也動而正如水之行也動而不正如水之波也非水之本也謂之非水不可也故君子不滅其情惟其中不刈其意唯其誠不塞其思惟其止不知其一而

以爲有性外之情性外之意性外之思而守其無情無意無思之性竭數十年之功而成一塊亦可歎哉

老子曰谷神不死後之爲儒者有一言之同於老氏也相率而避之惟恐其免已也卽聖人同言之亦不敢深爲說焉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非他性之權也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明之則生天而反天昏之則生土而反土上之可以爲神祇下之可以爲禽獸人生斯

世須臾耳乃謂與無心者同盡非豪傑之士誰肯舍欲而從道哉豪傑不世出故人無所爲而怠爲善無所畏而私爲惡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解而棄之塗泥愚者不忍也吾神之貴豈止珠璧哉乃人不自知而教者不使之知縱有過人之質亦不過終其身緘言而繩行正色而修容不明夫天地之源幽明之故屈伸往來之狀昧昧然於死生生死之間噫亦後儒之過也

後之爲儒者惴惴焉恐人之目爲異端也止是其

可見者不敢是其不可見者豈一二哉死生其大者也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胎成而生息盡而死愚者知之矣胡爲乎未之未之者難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父母相感而有生將以爲原乎終將何反乎生而有神死而神之人之所知也其得父之神乎得母之神乎抑父母分之神乎爲父之神何母無之爲母之神何父無之爲父母之神何以合之且神之昏者難遽明神之明者不復昏何瞽瞍之神忽而舜舜之神忽而商

均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無其理而爲其言是狂也聖人不刪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周公之詩乎夫慧知之士萬不得一焉幸而有之心能默求於死生之故彼聞後儒謂氣聚而性有氣散而性無乃老子以爲不死佛以爲無生滅誰不欣而從之從儒而不去者唯一二爭章訟句之士吾道其何賴之庸庸者朝野多是也有不窮耳目之娛極情意之樂以快須臾之生者幾希矣其說習之旣久君相尊之師儒督之詩書比之刑律視

之有一人起而疑焉羣斥之曰非聖噫甚矣哉其知後儒而不知聖也甚矣哉後儒之錮天下無窮期也

或曰道何始乎曰道無始曰言道何始乎曰道無可言烏乎求始不已而言始於陰陽曰陰陽氣也奚從是始曰無陰陽則無道人之言曰道寓乎陰陽又曰陰陽道之所生皆非也以其二之一伸而爲陽一屈而爲陰陽而復陰陰而復陽其無使之然者乎天地未有之先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前

之幾天地也無所始也天地既無之後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後之幾天地也無所終也陰之靈魄也陽之靈魂也是爲天地人物屈伸乎其閒而不死者也天地之魂魄帝主之其用神也其體命也人物之魂魄心主之其用神也其體性也性卽命也禪主性而卑神氣非不知有性自有神也有神則有化禪無生也烏用化烏用神也非不知性主乎魂魄也既無生也無發而無藏魂魄非性卽性也俗之學禪者日在乎化而欲捐其神日

應乎倫而欲幻其魂魄何爲哉聖人知天倫之不可棄而生生之不可已也故其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有氣剛柔有質仁義有事氣胡以行質胡以成事胡以幹必有體焉舍仁義而言人道將有不事事者矣方員非規矩也規矩卽方員也是故陽運之謂仁陰制之謂義明乎二者之謂智中乎二者之謂禮誠乎二者之謂信得乎二者之謂德順乎二者之謂道世之卑仁

義者源乎卑陰陽卑陰陽者非見爲道之所寓則見爲道之所生未見其一也

孟子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知有天焉有人焉有畢生求知而無與於天者不知其良也知其良者曰知善之爲是知惡之爲非如斯而已矣夫道之用廣矣道之幾微矣道之權化矣其不能至者於知求知而不先之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者物也形而上則也知其則而後有物否則如無物然故大學始格物格之者何中庸曰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所以格之也魯人問適周者告之曰由衛由晉格物者衛晉之路也至周而明堂九廟無不覽焉知至之謂也今舍物而求知難乎爲至矣將無有求於不慮者乎

或曰學而主靜可乎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聖人之教也慮其守內而遺外也學一於敬猶虞其孤况一於靜乎君子以靜爲驗也不以靜爲功也

經曰明德明德降於天而反於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陽而地陰陽者羣明之所聚也曰聚而一乎曰聚而分一室之中置百燈焉其明合也移一燈於外而明隨之而後知其分也神之昏者亦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中人以下其神昏能無過乎貴能改耳改事之過不足以復神心過改而神復矣

巧於人者拙於天工繪刻者能爲毛嬙之美而顰笑話言覺知妊育蓂母之不若也人可爲而天不

可爲也夫人之上不如天之下久矣

恒言曰元氣元氣者一元之氣也逝者氣散而氣之神不散也是以元而又元也

有鐘於此不扣而鳴則人謂之妖孽心之不感而動者至人之所謂妖孽也

天陽而地陰其有域乎曰一寒而一暑一晝而一夜陰陽之域均可推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性則內無君也非學則外無倫也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於德

性慮其外之遺人也一於問學慮其內之遺天也

故天人合而後全是之謂下學而上達

或曰不思而得誠者也周公之思也夜以繼日然則周公非誠者歟曰否不思而得者得誠也爲人君爲人臣爲人父爲人子事之變無窮也惡得而廢思其欲廢思者必禪者之無倫而後可也必學禪者之有倫而不求盡其倫而後可也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口之於味也體之於適也欲之府也是故見有耳則不聽見有目則不明

見有口則不止見有體則不恬君子能定性性定則神一神一則魂寧而魄清魂寧而魄清則氣不決而精不波人見其形而君子唯形形人見其色而君子唯色色耳目口體幾遺之矣或曰如子所言非禪之無人我相乎曰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子亦將非之耶

學道者無如優孟學道而失己聞有主敬者瞿瞿然而敬也聞有主靜者兀兀然而靜也聞有能醒者睨睨然而醒也聞有能樂者灑灑然而樂也是

優孟之叔敖也無幾何而解衣擲冠嘿然而不談塊然而不笑猶然優孟也方其爲叔敖也他人不能辨之而優孟能自辨之今之學道者幾不能自辨孟子之所謂惡知其非有也其患由乎任念念之不已將尸體而造神瞑目而守腑殆哉是故學莫先乎精義精則能一不縛而敬不拒而靜不矜而醒不排而樂人也而天耶或曰噫此非禪之離念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非聖人之言耶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有凶有吉志之所之其氣動焉以氣召氣應以其類如磁石之引鐵也順性者吉逆性者凶氣陰陽也陰陽鬼神也豈察察然計賞而較罰哉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或曰人死而復化乎曰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雀雉何能哉數至而已形在且然况於神乎

或曰人化而情變乎曰數極則變鷹鳥之鷲化鳩之拙蠅螂之穢化蟬之清鳥在其不變也

魂魄未生而具者也精氣生而有者也氣不盛不足以盡魂故孩不善思而老多鈍也精不滿不足以盡魄故孩不能識而老多忘也非魂魄之有損益也

或曰同氣相求君子淑女而有胎札胡爲乎其召之也曰君子之所能主者神也腑藏體膚精氣之流也非君子之所能主也血氣之不調蠹蟻生焉沐浴之不時蟣蝨生焉何足怪也

或曰病狂者之顛倒其心也豈其神傷歟曰病烏能傷神神宅乎心心病則與之俱矣猶夫心之惡

九谷集 卷六 十四
也神亦與之俱矣爲惡有意獨能染神故死者有惡神無狂神

世有習靜不得其術而致狂者困其神故也靜有術焉故曰定而後能靜行路之人不惑於岐神一而恬則靜矣由其知之明也止而不行而以爲靜人不以爲愚者幾希矣

有病狂者於此環聚而觀羣而訝之羣而笑之人之妄思也與病狂者何異焉幸其無病而知掩之也神至正至明而染之使妄此精氣之過也從其

過者誰歟

或曰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神多有亡乎曰猶夫人之亡子也豈不在焉非其子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乞於路不知其璧之可用也謂之無可也且人之知其神也誰哉神自知之也生不自知何神之有死將昏昏焉隨其類之氣顛之倒之而任其所之而已矣不謂之亡可乎而况有魂熄而魄頑者乎

神之既離形也昏明之等視乎其智生不格物有

神焉而不窮能明生之所明不能明生之所不明
及其復受生也宅於心而貫於體目有明耳有聰
心有思而發爲知唯學能盡知昏者可使明也神
非受生不能自明故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夫
所以能明者神也而必籍於生生而未明何以死
哉

魄圓如天如日如月如星圓者自然之象也魂瑩
其中而耀其外者也是神性之府也謂魂在脾而
魄在膽者孔子之所謂未知生也無惑乎其以魂
升魄降爲死也

月明死則魄生明生則魄死故魂藏魄則明見魂
而不見魄陰變陽也魄藏魂則昏見魄而不見魂
陽化陰也人之魂魄亦若是而已

東陽之陰也南陽之陽也西陰之陽也北陰之陰
也於此可知其類矣

仁畜愛禮藏矩義運權知宰別方其靜也性一而
已豈有分哉豈有偶哉時動乎愛必有畜者因而
名仁時動乎矩必有藏者因而名禮時動乎權必

有運者因而名義時動乎別必有宰者因而名知
仁禮義知亦後起之名也卽一也其一也豈聖人
與佛殊哉殊乎見也佛見無生動者幻也聖見生
生動者神也舍仁禮義知而言一猶言方員也以
仁禮義知而顯一以規矩顯方員也無生者不制
器者也規矩無用也方員皆空也人不知出世之
所謂幻者卽持世之所謂神神其幻非所以出世
幻其神非所以持世而乃疑夫聖之一非佛之一
智過人者莫不出聖而入佛日在生生之中而爲

無生之道何異乎飢者之求食而爲辟穀也

或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其說何歟曰人之
目能內視歟曰不能人之耳能反聽歟曰不能曰
目之能視色而不能視色色耳之能聽聲而不能
聽聲聲者其神不定也神定而後能視色色者能
聽聲聲者是之謂內視而反聽耳目不能引之矣
故瞽者有明而聾者有聰

或曰龍逢比干聖賢之流也而以忠殺天何爲耶
曰天何與哉魂魄而上者性而神也魂魄而下者

精與氣也精氣之行陰陽之數也一伸一屈極而爲厄有雷霆之殛水火之殃兵刑之戮故聖賢處順際逆不動其神禍莫慘乎刀鋸因之以盡倫常成仁義拔一毛而已矣

或曰形死而神不死無目以視無耳以聽亦何神之有曰聞見之精豈從耳目有哉瞳清如牖顯神之明竅虛不動通神之聰及其死也歛而歸神其應也無窮其生也無涯若無焉則魂熄魄頑而神幾乎滅矣

或曰人有言四時一大吸噓也晝夜一小吸噓也有諸曰否天地猶夫人也豈有二吸噓哉一噓而陽一吸而陰四時之成也陰陽之中有陰陽焉日月之對會而爲晦望日之顯蔽而爲晝夜水之應月而爲潮汐非吸噓也曰天地既有始矣殆必有終將無吸噓歟曰不然有始有終者天地之形象也無終無始者陰陽之吸噓也元氣之動靜太極主焉無已時也化有漸焉造有漸焉化之終造之始也

或曰天地終而陰陽之吸噓如故也日月其不壞歟曰天地而既無矣陰陽將無象焉元氣之吸噓其動靜也兩儀復生氣聚而盈始有象矣

或曰至誠無息何謂也曰性本誠也順性之情順性之意順性之思無不誠也不順性焉則妄妄則誠息息則不純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間一純誠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純之至也以心守誠慮其息也非無息也

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卽理歟曰非也已之當克者利也名也怒也色也

利之與名中人以下多溺之怒之與色中人以上多未純焉何也性主陰陽陰陽之激而爲怒陰陽之交而爲色激者其變也交者其常也其染性也久矣一於禮而後須臾皆仁曰視聽卒然其難固也非禮之言非禮之動賢如顏子猶以是告之歟曰何易言哉驗之夫婦而後知其微也徵之夢寐而後知其純也何易言哉

孔門之問仁者衆矣賢如顏子亦告之爲仁之道

而已終不言體也欲其自得之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事之宜也而神在焉人皆言仁而不知其體人皆言義而不知其神輒曰仁義仁義此老子之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也

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誠者禮之本也儀者禮之文也周公之禮其存於今者無幾矣而本猶在人心也不知其本而循其數老子之所謂失義而後禮也後世聞之欲廢爲箕踞老子之用柔處下而若是乎孔子適周而問之將何爲乎

或曰魂魄先天而具將無增者歟曰陰陽之行也盛者凝凝者靈寄而有生修之則靈愈靈不修焉則漸昏昏之極則魂熄而魄頑有墜焉而無散爲其近乎質也曰何以知之曰知之乎星隕而爲石也

或曰人死而有知乎曰是性之明也非心之知也夫知何見哉由外見者二由內見者三二者何耳目之謂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三者何情意思之謂也感而有情作而有意

索而有思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而况死乎其不
忘者則明也明也者智也智也者貞也順性而視
是爲性明順性而聽是爲性聰順性而感是爲性
和順性而作是爲性才順性而索是爲性覺未有
忘焉者也昏明有等方生而知死矣

或曰愚者之生也其神昏昏然死而祭之亦可假
乎曰祭者誠則氣一氣之同者相召無昏明之異
也

或曰詩云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其怨恫也有心乎
曰賢者能誠郊而天神格社而地祇出不肖者失
誠廟焉而宗公不饗矣氣不感也非猶夫人之怨
恫也

或曰人之言曰盤古氏龍首御世有諸乎曰否好
怪者爲之也龍物耳豈靈於人哉陰陽之行也人
與禽獸草木因所得而成形四肢之動息之吸噓
竅之啓闔皆精氣之爲也草木之能枝葉而花實
亦精氣也而無心不能受魂魄焉心受魂魄陰陽
之靈貫於百體而後有視聽嗅嘗爲神之用中有

所由然者故曰形色天性也人物之精氣兼乎五行多寡純雜萬類分形先之天地後之天地將無變也况乎須臾之古今哉

或曰孟子謂犬牛之性不與人同信矣禪之言也人可變物豈不謬歟曰有之天地一大魂魄焉能之者神也所由然太極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豈惟人哉鬼神亦然豈鬼神哉羣蠢亦然莫不具魂魄焉其能之者其所由然者猶夫天地也凡魂魄之在天地如飛塵然無不有也數至而附附而

成狀人可爲鬼神鬼神可爲人人獨不可爲羣蠢羣蠢不可爲人乎方其爲人也則其性已人也方其爲牛也則其性已牛也豈魂魄有殊狀哉昏明之變各成其類焉耳

或曰丹家以心爲離以腎爲坎取坎中之陽易離中之陰亦有道乎曰何在而非道耶欲莫大乎男女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欲之蘖也坎陽使之也坎陽之流離陰之長也有道者節之以禮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無雌坎之陽不流則離之陰不長是陰之在離者隨伏於坎非離之陰而坎陰也陽之在坎者受止於離非坎之陽而離陽也丹家多譬以待悟者世乃舍理而求形欲取而易之術紛紛焉未見其不死而且速之死也

或曰丹家謂凡父母之質不能以上升也需胎嬰焉亦可信乎曰胎嬰者彼所謂陽神也人孰無神豈他求哉患陰而不陽耳陰者昏昏濁而日下陽者昭昭清而日上有道之神直與天通陽魂滿盈

陰魄瑩澄七尺之軀須臾寓居將順其化歸于太虛安知夫不聚而成狀乎安知夫聚之不復散而爲變乎又安知夫散之不復聚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窮其理而役役於黃婆姹女之間引其精而閉其氣此孰非定情寡欲之士也以神求神終不得神亦可惜哉

下篇

或曰太古之世婚姻未制也男女其無別歟曰否
天地初分元氣靜穆上有神皇下皆醇俗年歲壽
考後世無及其內不邪其外不誘無用媒妁數有
定偶婚姻之制後之防淫也不觀夫鴻鴈睢鳩之
倫乎豈待教哉曾謂初民而不是若哉
桀之非湯伊尹之所知也皆五就之彼其心豈嘗
一日忘天下哉孔子寧不知佛肸公山之不足與
有爲也奚爲乎不往而欲往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君天立之也天立之而吾不君之乎官人與之實天與之也人爲其大誰爲其小平羞之卑之是逆天也

病者展轉歔歔於北牖之下有人焉偃臥放歌以自爲娛而不之視也則羣謂之忍人矣天下之民病矣命之不用則已焉耳大用則大救之小用則小救之固而不用以高其名以適其身以肆其心天之生斯人也豈徒使無勞於世而獨飽於巖泉林谷之間哉

鬼神之故聖人信之以知庶民信之以惑知則所祀者神非所祀者不神惑則所祀者不神非所祀者神古有重黎絕地天通周禮太宰以祭祀馭神司徒以祀禮教敬諸祀掌於宗伯典祀祝巫神仕之屬皆列於官故祀有經而民不惑後世不官而聽之民邪說紛而亂民起矣

觀於蜡而知夫萬物之神也及於貓及於虎及於昆蟲非各有其神伊耆氏聖人也而愚若是哉觀於儺而知中和之不可已也月令季春命國儺

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春氣生萬物者也春盡而非時矣暑氣長萬物者也秋中而非時矣寒氣凝萬物者也冬盡而非時矣非時則不正不正之氣屈極之鬼隨之而行遂成爲厲畢春氣則暑氣行達秋氣則暑氣消送寒氣則春氣盛故四時和而萬物順也王者之喜怒及於天下一有不和民愁物苦上干於天風雨不調黍稷不登疫癘橫行天札時見不亦宜乎

方相氏時儺以索室驅疫能乎曰此方相氏之職也非其能也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君不恐懼於上無庸也故天子順天而後可儺天下諸侯順天而後可儺其國有司順天而後可儺其境庶人順天而後可儺其家否則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將安用之

古之爲尸者其知神人之交乎盈天地之間者氣也人之在氣也如魚之在水也鬼神乘氣而行者也能出入於人之內腑心動而善召神之吉動而

不善召鬼之凶數至而生感而爲娠况祖考子孫一氣也有誠而不交者乎尸之醉飽神之醉飽也後世誠衰而尸廢尸廢而誠愈衰矣

聖人達陰陽之故故祭而立尸虞始尸以至乎禫男女異焉未盡神之也廟祭設同几一尸而妃配神無男女之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之一身百神格之如之何其不可配也

神或而在陽或而在陰祭者不知其所在故兩求之非神之有二也

王子有母之喪將七祭焉九谷子曰子非學古之道歟胡爲乎其從而祭之也曰吾見夫上下行之而不知其義也姑從之曰釋氏謂築壇以設佛像初七中而禮呪七七中而佛現一百日而知成又謂爲死者作佛事其期還識非七日而一祭也後之哀親者用其說也聖人之哀親也則死而不忍死之也故觀陰陽之代而不見吾親也爲朝夕之奠食餘閣之食酌而不酌焉三月葬而虞始酌漸神之也記曰殷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善其不速鬼也始死之祭世之習而不辨也王子瞿然流涕曰至矣哉聖人之得我心乎遂不七祭今弔者之用楮也猶生之用幣也像而不可用也芻靈之謂也愚哉其以爲死者之資也親始死而用之是死之也遣而製楮廢中人之產愚之甚也來者讀而焚之可也

樂也者君子之所以定性乎性主乎氣者也氣不和則性不定是故君子以樂養氣所以熟其仁也所以純其敬也或曰古樂而旣亡矣氣奚以養乎

曰古樂之未亡也由聲而得無聲古樂之旣亡也由辭而得無聲曰何也曰因詩而有歌因歌而有五聲因五聲而有十二律因十二律而有八音君子以神聽之緩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吸噓樂也所謂由聲而得無聲也今之八音非古之八音也今之十二律非古之十二律也今之五聲非古之五聲也今之歌詩非古之歌詩也而雅頌之章不可想其性情乎朝詠之而夕謳之久而如見其人焉又久而如聞其歌矣又

久之如有宮商如有律呂如有金石形於步趨默
語吸噓之間矣所謂由辭而得無聲也曰然則古
樂其終不可作乎曰何不可哉易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聲氣一類也上有聖人性一神凝喜溫怒
平妃樂於壺臣樂於朝民樂於野物樂於羣風雨
雷電起而應之洋洋乎天地之間皆中氣也於是
籍管以求黃鐘而中聲出焉損益之而成樂天神
下地祇出羣鳥儀百獸舞人有不自得其性情者
哉是故德盛而作樂者至樂也功德半者次之功

高而德卑者不足觀也墨子不生唐虞之盛未聞
夫大章九韶之奏以耳目之所及者而止其非樂
也不亦宜乎

夫易者君子之所以格物也物者己與人也人即
己也人己之交無在非理焉精乎卦爻之間而天
下之理可以類求矣是理也性也命也禪者無倫
無倫則無事故止言性人日在乎倫而不知易則
失權失權則失中失中則失時失時則人而非天
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聖人配天之書也天之行也動有幾焉神者知之事之有幾昧者不知也及其形而後知之悔吝已成不可救也聖人不卜筮而知吉凶畫陰陽之變化以示天下而繫之辭使其習而精之以安其位以順其時察陰陽所以由仁義也由仁義所以合神化也合神化所以體性命也庶民籍神物以占臧否以決進退不敢違道而徇欲日在乎化育之中而不知誰爲之也

易曰潛龍勿用神哉龍乎能小而不能大能大而不能小非龍也興雲致雨普利萬物龍之用也無其用而潛者是潛魚也伊尹之於有莘傳說之於版築太公之於東海若將老焉豈以用爲心哉人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

有君無臣雖有堯舜不能爲也有臣無君雖有伊周不能爲也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五在天而不見二非也二在田而不見五亦非也夫何求焉哉中正而已矣

吉凶者屈伸之數也傳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能無凶哉非取之而已矣吉不終吉凶不終
凶其陰陽之變乎是故處泰而不有處逆而不憂
處危而不懼處困而不怨此鬼神行而不與也故
曰與鬼神合其吉凶

易曰含章可貞善哉含乎見才則嫉之者至矣見
智則忌之者至矣功名之士不可以事君功必成
者則機事生名必成者則直道違功不必成也名

不必成也順天而無與焉臣之所以終也故曰無
成有終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譽者危道也君子於治世尚
思避之况亂世乎囊也者時而取之者也不能括
焉囊非囊矣漢之黨人豈無讀易者歟奈之何其
死於譽也

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士有恥於求人而不免動於人所求謬
以爲知己也且近焉且久焉難保其貞也十年則

貞之至矣使十年而不遇將終身而無悶矣

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鹿天下之鹿也非虞之鹿也古之君子引賢進能以其爵爲天爵也以其祿爲天祿也否則惟恐其奪之也故卽鹿者當先知虞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者其去天也未遠其習人也未深其後也耳多聽而不聰目多視而不明知多識而不貞失其蒙矣失蒙者當知所反華者反之以樸辨者反之以訥智者反之以直巧者反

之以拙蒙之不反而能入聖者未之有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九二之吉以剛中也六三柔而不中失蒙之正久矣世之求富貴者望權門而走之無所師也而自賤爲徒無所親也而自醜爲子事其姻婭奉其奴隸是見金夫之女也由蒙之正不養也發蒙者其告之剛中乎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盛世之禁疎而犯者

少衰世之禁密而犯愈多無禦寇之道也禦寇之道在乎教夫養不舉則難乎爲教教不立則不得不恃刑作之而不應誠之而不從井井焉張八面之羅日與天下從事舉天下之民視其上如仇讎夫何異於寇如之何爲民父母而可以爲寇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居安而需難其人矣需於險中不愈難乎其德剛能不懼也其時中能不憂也其位正能不惑也無動躁無欲速無動躁則事不紛也無欲速則人不擾也在位而需無干進也爲

學而需無期得也需之爲用大矣哉

士師訟之小者也朝廷訟之大者也君子小人不
可貌也君子拙於訟小人巧於訟有訟之形尚可
聽也無訟之形有訟之情爲難聽也非中正之君
子其孰能平之易曰訟元吉

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君子退而後小人
顯小人之錫未有不從訟得者也小人於民異情
錫在小人民無望矣旣而褫之天命已違人心已
去亦何及之有哉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高祖之於蕭曹是開國承家而用之者也宋太祖罷石守信諸臣之典禁兵者罷王彥超諸臣之爲藩鎮者是開國承家而不用之也賞以爵土而不假之權亦足以禦小人矣若無尺土之封一等之爵徒出區區之金帛彼以過人之勇智而濟之險奸不殆乎哉

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親上而不親當反其信也觀信者不觀其文觀其樸

缶太樸也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將在斯人歟以保我子孫黎民他吉可知已

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我無心易使民無心難使民無心易使民無心於君難後之爲政者赫赫焉督鄰比連坐之法以爲平天下之具盡此矣烏知乎有不誠之邑人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三曰輿脫輻夫妻反目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順天命者道也命之將進也援小人而進

不援而亦進以禮進者我復也以援進者將畜我也將臣妾我也妻將爲夫而夫將爲妻也命之將退歟不援小人而退援而亦退等退耳而能以義脫輻之危其免矣夫夫妻之醜其免矣夫反目之吝其免矣夫

易曰素履往无咎甚矣哉往之難也山澤之農大布之衣粗糲之食若太古之人焉及引而之名都歷廣市居之數年求其若古者不可復得矣其素非古也故仕爲富而往者奸賈也爲貴而往者鄙夫也爲功而往者躁人也爲名而往者華士也非吾素也吾之素道而已矣何往而失焉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順行而利濟者水之性也風激而波失其坦矣傳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士不得志於時而不免於怨尤者非盡慕富貴而悲貧賤也以天未欲平天下而胡生我也以君欲平天下而胡不知我也是未知道也知道則坦而又坦矣

易曰同人于野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老者吾長也少者吾赤也其餘吾友也與國
人交止於信文王能友國也後世君臣之分嚴而
上下之情隔其道渺然不復得矣

易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兵爭器也有
不爭之心而後莫之爭也兵進機也有不欲進之
心而後無不進也兵勝具也有不忍勝之心而後
無勝之者也一人之謙天下之福後世之福也

易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所悅者禮也所樂者仁
也所和者義也不此之豫而盱於上上而邪不爲

其臣妾則結附疎不事其奴隸則讚毀至不繼其
賂賄則厭數生上而正耶將賤而麾之矣如之何
其不悔也由辨之不早也

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孔子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烏得而不隨
隨必動動必變變而不變者君子之貞也故羣而
不膠類而不結會而不約是之謂同人于門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而旣蠱矣不有非
常之人孰從而救之非常而待之以常不知時矣

九谷集 卷六
故上則師之次則友之猶欲得而臣焉其君不足與有爲也而且事之是事富貴也是自卑也是自下也其事不足稱也

易曰其臨无攸利小人以其爲情者也其於天下也亦以其故其在上也違道以悅民飾禮以誘士其何以終哉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其之巧者也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天之神道命之所以行也人之神道性之所以行也誠則神神不誠則神不神神則郊而天神見社而地祇出祀而人鬼依神不神則否盥而不薦有孚顛若孚者誠之交也以吾神孚神而孚之也故神神則明能自觀以觀天下神不神則昏自觀之不能而奚以觀天下爲
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位在而道或不在焉宜觀我之爲君子否也否則吾咎也位在而道在焉宜觀人之爲君子否也否則吾咎也觀我生而天下之共爲君子

者吾責也故子曰觀民也觀其生而有一人之不
爲君子者吾憾也故子曰志未平也

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之文者多樂進進而
得退而修文文之流未有已也故初而舍車二舍
五而須三三而永貞四舍五而求二五之丘園六
之白賁皆有止之義焉不知止之義者其文不足
觀也

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子曰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剝終之陽三之陰猶思應之

小人且知有君子也而况民乎君子得所載而可
用則小人失所覆而不可用矣

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
子不遠之復復乎禮者也二下之而休復四應之
而獨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時其居處以順序也時其號令以流德也時其措
施以運道也時其刑賞以助化也是故行以天而
萬物得其天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天下之往者何紛紛也皆助人而異天者也助人之爲者不能止夫內異天之與者不能忘夫外不有其耕不有其菑不助人者也不有其獲不有其畲不異天者也不計其利利在其中矣

以靜制動靜亦動也非動而不動也以常理變常亦變也非變而不變也是故聖人靜而不主其靜常而不有其常故無爲而定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鬱鬯先以求神也簋載黍稷後以薦神也先主而後貳也皆不金玉而缶樸之至也樸必誠矣誠則明明而後明人之明否則何以辨其牖哉

易曰咸其脢无咎萬物吾心也有而無無而有有而有者徇乎物者也無而無者忘乎物者也不徇者患忘不忘者患徇故艮其背曰其道光明也咸其脢曰志末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陰而不陽天道不

九名集 卷六 三
行也柔而不剛地道不成也仁而不義人道不立也故言而必信非至言也行而必果非至行也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君子之好好以義也小人之好好以利也義在則己富而天下潤己貴而天下榮義不在則富貴不能易吾好是遯義也小人何利於遯哉

易曰肥遯无不利君子樂夫天則合天順夫命則立命安夫仁則體仁德充於心其內肥也德暢於體其外肥也不遯肥也而遯亦肥

大壯之九二曰貞吉九四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皆剛而居柔者也妙剛於柔老氏之道也妙柔於剛聖人之道也柔而柔者失壯剛而剛者敗壯

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愁之晉非貞也昔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望之也望之未已繼之以憂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况六五之君未

必如舜者乎故喜者君之所以期臣也非臣之所
以自期也

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陽位也
腹隱地也入于左腹明晦極也腹近心焉近則獲
矣出門庭宜於去也門庭宗之所在也出之而獲
心微子之去以存宗也

易曰遇主于巷无咎君子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
屯不終屯否不終否蠱不終蠱剝不終剝蹇不終
蹇睽也而聽其終睽乎上而無君末如之何矣上

有君而睽自我其忍乎哉小人行險以逢君而曰
遇主于巷焉是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易曰大蹇朋來朋之也非臣之也君能朋臣是大
君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書曰楚國
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
良弼形求於傅巖之野而得傅說非以求求之也
以不求求之也其得之也不可也故或之弗克
違者難信其弗違而終弗違也天也故子曰六五

九谷集 卷六
元吉自上祐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心一神明始與天通報而不利成而不功王享帝之道也臣之所以受益而貞也

易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何澤哉上而下之其施溥矣天不居焉此天之所以爲大也祿出乎天下者非一人之私德也施而居之是天下之大忌也

易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姤之初陰九五防之猶含章焉况夫陰而旣上矣九以初而壯往不勝之咎宜也不勝而憂將大矣二而戎之三而若濡四而次且五而可甘爲莫陸哉

易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小人之心于富貴也目之視而不見也耳之聽而不聞也口之食而不知味也體之競而不知勞也君子之心于道德也遇色而忘其目也遇聲而忘其耳也於食而忘其味也於居而忘其安也其象爲冥小人冥冥君子不冥冥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者升也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仁而不節將窮於懦知而不節將窮於察勇而不節將窮於野義而不節將窮於忍禮而不節將窮於文和不節將窮於蕩剛而不節將窮於銳直而不節將窮於質信而不節將窮於固惠而不節將窮於濫十者美德也不節而嗟况其他乎

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孚人而孚於人者其德未有不恒者也其情未有不恬者也其心未有不淡者也德之不恒情之不恬心之不淡方鼓

而知其旋罷也方歌而知其旋泣也得一應則得一敵也而何孚之有哉

君子剛而能覆蓋法乎乾上遇夫澤淵中有天始可決也上遇夫火陽不自照所有大也上遇夫雷天心發聲壯以直也上遇夫風文章外行畜之小也上遇夫水見險而需天之命也上遇夫山健行安止畜者大也上遇夫地泰陽之來退吾咎也君子處卑長潤蓋法乎兌上遇夫天進悅乎陽陰弗履也上遇夫火炎潤不交睽之正也上遇夫雷

動母以悅戒自歸也上遇夫風其中致虛孚無我
也上遇夫水同而不濫斯爲節也上遇夫山悅而
知止不戰損也上遇夫地悅而能靜臨事則也
君子文明中柔蓋法乎離上遇夫天明莫蔽之同
天下也上遇夫澤相克而革十戰勝也上遇夫雷
明極動時豐無憂也上遇夫風行自家明爲本
也上遇夫水過沸而焦濟難恃也上遇夫山明止
不炫賁之至也上遇夫地明而能晦行乎夷也
君子動隱而聲蓋法乎震上遇夫天無妄之動動

以天也上遇夫澤動物而悅隨其誠也上遇夫火
噬物而嗑動以明也上遇夫風誠動勇行自取益
也上遇夫水能動於險成我屯也上遇夫山口不
役心動而止也上遇夫地復而有待不輕發也
君子養仁和樂蓋法乎巽上遇夫天非陰不成慎
所垢也上遇夫澤出溺迴波大過中也上遇夫火
內視返聽鼎自飽也上遇夫雷順性而動德可恒
也上遇夫水深探得源井不窮也上遇夫山強柔
進止以反蠱也上遇夫地深根而升毋速長也

九谷集 卷六
君子外柔中剛蓋法乎坎上遇夫天平險柔剛訟
無由也上遇夫澤下涸而悅心無困也上遇夫火
處險而明能待濟也上遇夫雷出陷而動羣迷解
也上遇夫風渙極生波早宜約也上遇夫山源泉
不濤蒙可引也上遇夫地土得而潤師無敵也
君子宅敬抱一蓋法乎艮上遇夫天藏天山中遯
自得也上遇夫澤當咸而咸不言通也上遇夫火
旅不失主靜而明也上遇夫雷小當其時過不掩
也上遇夫風止高造深漸無息也上遇夫水知止

知險蹇不蹇也上遇夫地思靜體柔謙不知也

君子柔而能載蓋法乎坤上遇夫天否陰之來進
吾醜也上遇夫澤學博而畜以萃德也上遇夫火
明以照陰晉上達也上遇夫雷順己順人動咸豫
也上遇夫風風行自地先自觀也上遇夫水人已
交比剛始仁也上遇夫山止以待復剝不剝也
有人自長安來者言其城郭言其宮闕言其朝會
聞者識之退而考之都志無不然焉以耳合目益
識之深矣於是意中一城郭也一宮闕也一朝會

也及之長安見其城郭宮闕朝會非昔之意中者
也向得之人而今得之已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
必先得己得己在乎格物秦火之餘僞聖人之言
者不少矣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信也後儒之
說叛之有罰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附也夫然
後知人之言夫然後可言吾安得夫得己之人而
與之言哉吾安得夫得己之人而與之無言哉

講語

致知在格物

致知在格物溫公謂格物爲扞禦外物此是誠意
事至陽明日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似此則是要知善知惡在爲善去惡乎此不待辨
其餘諸儒俱說天下之物後儒多有懷疑到底未
得真解此物字何須別尋上文曰物有本末就是
這物本是己末是民未便及到天下之物或問所
云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與天

九谷集 卷六 巽
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要致我知先格我
物子思子曰明善明我善也孟子曰知性知我性
也大學初功定是近思此物字上文已有故不曰
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直曰致知在格物已與
民總是一理格得本處末卽在是故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若將古文此謂知本四字一筆抹
去愚則未敢物格而后知至言物必格盡而后知
至如未格盡算不得格知必不至要學者下究竟
工夫以下倣此若止說順推効驗聖賢文章一字

俱有旨味不以翻疊成文或問陽明說良知是否
曰知豈從外來原是良知患不能致孟子曰人之
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也試想堯舜孩提時其知便能如做天子時否
何况學者所以用功全在致字上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要格物一件少不得若靠著良知定有不至
處

穆穆文王節

從前說明明德要明到十分新民要新到十分是

止至善然則在明明德句只九分明在新民句只九分新此必不然不知在明明德句是說明德要明在新民句是說民要新釋明德新民二傳亦只說古人俱要明要新至明新實際處到此節纔說出聖人大學總在五倫纔是至善若離此以爲明非吾所謂明離此以爲新非吾所謂新惟不離五倫故新民纔有賢親樂利景象憲章文武是賢賢謨烈佑啓是親親便是百辟其刑的効父慈子孝是何等樂利如知者利仁之利前王利至善而小

人利之便是時靡有爭的効纔是明明德於天下若非大學如何有此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誠意在格物致知後須知格物致知的人還有意未誠時這小人莫錯認如世間無賴人若是世間無賴人做事件件不善那止閒居總不識好人那知君子以不善爲得計那知到揜不知善爲何物如何能著人人唾罵他亦不顧那怕見其肺肝要知此小人是欲格物而物未格欲致知而知未至

九谷集 卷六
的人到此地位閒居時仍有此等情態言之可爲
寒心若非知得至時誰肯敬勝怠義勝欲

所謂修身節

不得其正在誠意後此正字不對邪字看是對偏
字看四者若有心便偏了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忿懣等與喜怒哀樂不同喜怒哀樂人不能無
只要中節忿懣四者總有不得若朱註說四者皆
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未敢謂然

修道之謂教

理無不該文各有指這教字喫緊工夫就在下文
戒慎恐懼慎獨上朱註說若禮樂刑政之屬未敢
謂然又將此節兼物說以絡馬首穿牛鼻爲教益
不敢謂然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修道人常要把這一節向自己體驗喜怒哀樂子
思子不過爲中和發端舉箇大概人有一日閒俱
無喜怒哀樂的時如尋常應事用意亦是已發意
能誠便是中節思想事理亦是已發思能不出位

九谷集 卷六 巽
便是中節不修道人除無喜怒哀樂時除不應事
用意時除不思想事理時又起一種妄思妄情妄
意自幼至老全無未發時一刻縱有一刻亦是昏
迷既無未發的中那得已發的和人全靠靜時存
養若靜時無存養工夫忽然而動那照顧得及敬
字一時離不得或問如何是中節曰當喜怒哀樂
時本性常定便是中節問如何是大本達道曰性
是情靜情是性動當靜之時情在性萬理卽一是
爲大本當動之時性在情一理卽萬是爲達道

致中和節

學者莫見堯湯在上還有九年水七年旱便疑這
話不知天行健乎上地勢順乎下與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一定之位育有聖人也是這樣無聖人
也是這樣其間有三辰失行山崩川竭人物瘟疫
水旱凶災此是氣行當厄卽聖人在上時亦不免
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也但聖人
遇之便有挽回的心事補救的力量卽此就是天
地從我而位萬物從我而育了天地萬物理在吾

心致中時盡是無聲無臭的境界我之天地何等位致和時盡是老安少懷的氣象我之萬物何等育有權能行得來無權亦藏得在若朱註說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未敢謂然天地之心在何處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等處天地之心何時不正豈待聖人若待聖人而後正何足爲天地人日與萬物接吾之氣順萬物卽育何待天地氣順雖以和召和自然之理然當瘟疫橫行時聖人分內萬物何嘗不育

小人之中庸也二句

小人之中庸也不必依王肅本添一反字小人不
是如亂臣篡弑借湯武征誅以爲時中者流乃是
總不知戒慎恐懼慎獨做事模倣中庸世人以爲
中庸自己亦以爲中庸此是無忌憚之大者人易

犯此故聖人辨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是儒門與禪門立教異處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言道不離形上故只言費不必言隱儒主生生以神化皆性用神便用化故有夫婦禪主無生以神化非性不用神自不用化故無夫婦有夫婦則見天地一大夫婦而萬物生機無非道體吾性一切皆有故言費而隱在其中無夫婦則以天地中爲見病而萬物生機無

非妄幻吾性一切皆空故專言隱禪門謂堯舜亦是凡夫正謂有夫婦故似此豈惟堯舜天地亦同凡夫何也天地是陰陽二氣生出來的一持世教一出世教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自無始來不知出世多少佛然而世界仍有生生不已初無形生先有化生就將形生斷絕化生又復不停不有聖人主持世閒無夫無婦無父無子無兄無弟無君無臣任衆生心相奪相爭相殘相殺把生機世界變成殺機故聖人於生機處見得自然流行盡是

道體子思子引鳶飛魚躍與夫子川上之歎同一旨也夫婦與知與能只在男女構精上看聖人亦夫婦中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然同在夫婦中自有不同處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試看冀鼓梁鴻夫婦已有別處何況聖人伉儷自是火裏蓮花

鬼神之爲德章

朱子說鬼神註及或問俱引祭義孔子答宰我語余謂此非孔子之言也禮記中非孔子之言者不

止此而此最易辨其言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不知凡人神離形則死魂是陽靈魄是陰靈魄是載魂的魂魄皆神爲之主未有這天地先便在一處來則俱來去則俱去既去了骨肉與木石一樣又斃在土中盡是腐穢之氣就發揚

出土面豈有靈理那得指爲物之精神之著又黔首秦言益足驗非孔子之語然則鬼神如何試看天地是箇大魂魄一箇圓象其用則神其理則命日月星圓象是魄光處是魂人之魂魄亦復如是其用則神其理則性月有晦朔弦望更容易見人性不明如月之晦初明譬月之朔稍明譬月之弦盡明譬月之望明有人物幽有鬼神魂魄總是一樣惟誠者能明自不可揜其德便盛不誠便昏只見是魄中豈無魂魄不靈了中豈無神神無用了

中豈無性性無主了如何有德若如祭義所云人死後入土爲鬼出土爲神則人欲早爲神何不裸葬速朽試想誠不可揜是何等地位生時未誠死如何誠只聽子孫尊稱起來便是鬼神桀紂死後與堯舜等定無是理或問魂升魄降是否曰人性明了魄變爲魂神清且輕故上升人性昏了魂化爲魄神濁而重故下降若說人死時魂上升了魄下降了魂魄兩離神分幾處書云徂落謂神徂而形落也非魂升魄降之謂也易曰精氣爲物游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謂魂魄交了胎中精氣魄充于精魂充于氣遂成箇物魄是載魂的言魄游則不必言魄魂游變化此中屈伸往來便知鬼神情狀須知有情又復有狀情處是魂狀處是魄但是視不見聽不聞若如易朱註云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則是爲物處便是神物有何神爲變處都是鬼神何處覓且道散了變字何解若謂變了便無如何有鬼神情狀况聖人文章定有深意難容增減

此於游魂下補出魄降未敢謂然或問如何是體物處曰陰陽二氣充滿天地那一物不到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無體之者則無有物又問言神不言鬼使得麼曰陰陽二氣一氣神中有鬼鬼中有神試看魂魄魂中有魄魄中有魂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

有說心如明鏡止水此四字只形容得佛心不是形容聖心佛主無生見性體寂然不動不生不滅至心則有生滅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如幻如泡如

影如露如電與鏡水之照物相似故其言曰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聖主生生萬事萬物理在吾性隨觸理發過了不留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何嘗無心
心與性一故其言曰從心所欲不踰距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是心之體心之體卽性心之用有情有意有思情發便中節是情不違仁意發便誠是意不違仁思發便不出位是思不違仁從心所欲俱與性一過了又還本體純敬寂然不起一妄思妄情妄意

能一月如此地位儘高一日如此亦非容易今初學者將心體驗仁理有現敬相有現靜相有現醒相有現樂相有心照時卽現無心照時卽滅一到情動意動思動便有差妄處此於本體上未有一毫得力不是至的境界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問死是大要緊處孔子所答就是明切處試問如何是鬼神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若止是陰陽屈伸如何敬他如何遠得如何去事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實實有箇鬼神是陰陽靈處
充滿天地間人能事人便能感格鬼神如居家事
父母事兄長要父母說好便不是真孝要兄長說
好便不是真悌出仕事君事公卿事君圖高爵厚
祿定不是忠臣孔子將事公卿與事父兄竝說不
是容易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若傲
慢公卿是自己傲慢心未除若諂媚公卿是自己
諂媚心未除若干求公卿是自己干求心未除已
上一切邪心以之事鬼神不是褻瀆定是邀福須

一一去盡就是至誠方能事鬼神至於死先儒都
說散了不知有盡的是受父母的精氣若先天元
氣神性爲一體無合無離元氣在何處魂者氣之
靈是元陽知之所由發也魄者精之靈是元陰知
之所由藏也妙藏而妙發者神也所以妙藏而妙
發者性也原在一處來則形生去則形死天地先
天地後總無散時大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若散了
何謂之歸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散
了何謂之反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到此纔得了

當

莫我知也夫章

聖人說知我其天怎麼從不怨天不尤人說起須知入天一路先要灑落襟懷著一點人情芥蒂不得故聖人見中行不得便思狂簡間曾點言志便喟然有吾與點也之歎若無此等襟懷就是篤信力行這等大地位終不是入天路上人中庸說素位君子無入不自得亦說不怨不尤學者且先在富貴貧賤上自驗夫子論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等精微然先從富貴貧賤處發論此一關頭不破微有汲汲戚戚之心要去求仁總無路了故顏子箠瓢陋巷不改其樂真是不怨不尤

其爲氣也節

浩然之氣便是元氣神性爲一體的天地前便有天地後不散就在陽魂陰魄上能發處屬魂能任處屬魄養得便浩然不養便餒

孟子道性善

人見六祖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到陽明遂說無善無惡心之體禪
人多同其解不知六祖要人尋本性若不息念如
何見得故教他勿思善惡內觀本性自然呈現未
嘗謂性全無也觀其言曰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
期自性能生萬法佛言般若若是智慧智慧非有平
壇經亦有說心無善無惡謂無善惡相也故聖佛
見不同處一見生者是真一見生者是幻論到本
體豈止聖佛性同凡愚亦同若以無善言性不是

聖門宗旨亦不是佛門宗旨或問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善字同否曰
道卽太極善卽此道在天爲命也性亦此道在人
爲性也原無二理又問朱子易註以繼善爲陽之
事成性爲陰之事謂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如
何曰似此則在天命爲陽在人性爲陰恐無是理
至周子太極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試問太極何時在陰陽先陰陽是氣所以
然是太極原是一體著不得生字動則俱動靜則

九名集 卷六 五
俱靜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不知兩始有合太極二五原來是一如何云合若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言作易自然之次第又不同也

學問之道無他節

有說求放心就是學問恐有捨問學之病有說學問所以求放心恐有泛問學之病余謂學問中有求放心的道學而求放心這纔是學問而求放心這纔是問若非求放心是無益的學問算不得學

問

有天爵節

孟子說天爵是人之良貴因想天人之故實有真天爵中庸說所以事上帝易說殷薦之上帝書說惟皇上帝詩說帝謂文王是真有天帝了既有天帝豈無天吏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豈作虛語人性明了元氣卽清人性昏了元氣卽濁生時清者滿身陽濁者滿身陰到了死時清者輕而上升濁者重而下降清濁有等級升降亦有等級

有生時宰相王侯死後不如乞丐有生時寒士卑官死後直登台斗生前日短死後日長欲得死後天爵須修生前天爵學者莫把公卿大夫四字費了一生精神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說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上文說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之四字已說盡聖了又論其不可知之神乎且孟子明明分二分四而書亦曰乃聖乃神

聖神自不是一等或問既不是一等神是如何曰人自有神能完之耳若問如何境界孟子已說不可知了宋儒知非聖外有神吾不信耳非能知也而子乃欲知之乎



